

· 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文学重点选题作品

归位

费金鑫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文学重点选题作品

归位

费金鑫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位 / 费金鑫著.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98-1645-2

I . ①归… II . ①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063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力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网 址: <http://www.cepp.sgcc.com.cn>

责任编辑: 胡堂亮 马雪倩

责任校对: 郝军燕

装帧设计: 张俊霞

责任印制: 单 玲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印 张: 20.5

字 数: 317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引 子

梁阿四的大名叫梁茂堂，却不常被人叫唤。乡邻的上辈或同辈人都叫他阿四，晚辈有叫他四伯或四叔的。梁姓在竹子埭这个自然村坊中有十来户，占了近一半。“民国”三十七年，国军已成败军，但急需补充兵源，国统区一些乡公所协助国军抽壮丁，收效甚微。因此，国军途经之地，必抓些青壮年予以充军。好多村子里的青壮年闻此消息，跑的跑，躲的躲，早已没了踪影。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支国军部队路过竹子埭。虽然他们来得突然，但青壮年早已闻风而逃。这天梁阿四的老母亲咳嗽不止，病躺在床上，也因为这个原因，梁阿四便没跑。国民党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他家的时候，他正在给他老母亲喂番薯粥。军官瞅着梁阿四转了几圈，手一挥，几个士兵拥上前去，架起他就走，全然不顾梁阿四和他老母亲呼天抢地的哭叫。

那年，梁阿四与一位寡妇刚定亲。

梁阿四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后，两个胳膊被反剪在背，两个手腕被绳子绑在一起，随队伍走了百余里，到了古州火车站。进了车站，抓来的壮丁被分到各班，并松了绑。吃过晚饭，他们上了火车。在车厢里，有个军官扔给他一身国民党军服和一个被包。他见别的被抓来的壮丁都穿上了军服，于是也换下了那身破烂不堪的衣裳。他不知道这火车载着他以及那些当兵的要去哪里。他也不敢再言语。因为从家里被抓来后，这一路上只要他一说话，有几个人就会给他一枪托。有一次那枪托砸在脖颈，他竟晕了过去，等他醒来，他再没说过话。他知道目前想跑是跑不了的。在破旧的火车上，他哭丧着脸，抱着被包，也不言语，任由火车载他去何方。两天以后，在一个火车站，他随部队下了车。望着站台上的字，他一个也不认得。他悄声问边上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人，这是到哪儿了？年轻人轻声说：江西。

梁阿四这支队伍在江西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子里驻扎了几个月，又往西南方向走了几天，在一个都是茅屋的山村驻守了很长时间。尽管他心里挂念着病中的母亲和未娶过门的寡妇，并一直盘算着如何逃离部队回到老家，但他不敢。他已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第二年，在湖南的一个地方，他那支部队不再撤退，在一个叫鸡冠村的山村休整，欲与追上来的解放军打上一仗。那时，梁阿四已知道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兵叫黄得成，跟他一样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是余杭塘栖人，与梁阿四也算半个老乡，不过黄得成已是连长的传令兵。加之黄得成年少、机灵，梁阿四愿意与他接近，因此，也是黄得成教会了他在山里如何辨别东西南北。那天，梁阿四出操回来，路过连长屋子，见黄得成坐在门前看地图，梁阿四凑过去，问他这里离他们老家有多远。黄得成随口说，有千把里的路程。梁阿四口气有些焦躁了，问，我们回家要走多少天？黄得成疑惑地盯着梁阿四的脸，许久才说半年。见梁阿四愣在那里，黄得成又补充说，你别想那些歪点子了。这一路山高林密土匪多，豺狼虎豹遍地，你一个人离开队伍，连大山都走不出去哦！再说，要是被逮回来，得吃枪子儿。梁阿四为自己的心思被黄得成看穿而惊讶，迅即堆起笑脸说，我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怎敢跑呢！或许因为这些，后来当黄得成成了宋团长的俘虏后，梁阿四动员黄得成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并将他要到了自己所在排。

然而这天后半夜，在村口站岗的梁阿四觉得逃跑的机会来了，便背着枪慢慢腾腾地朝前晃荡。当发觉并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开始逃跑，他一口气跑了几十里。黎明的时候，一道并不高的山岭横在了梁阿四面前。梁阿四想都没想，沿着一条小道爬了上去。就在他跨上岭峰的时候，突然被人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梁阿四本能地举起双手，抬头发现岭峰南侧的山坡上，都坐满了解放军，有的还躺在草丛里。枪被缴下后，他被带到一位瘦高个儿军人面前。押他过去的人说，团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听人在唤他团长，梁阿四抬起耷拉的眼睑，发现这团长留着胡子，或许由于天凉，团长的一丝鼻涕竟挂在胡子上。此时，梁阿四对这位团长突然有了亲切感，心里的恐惧一下子消失了，回头对押着他的人说，我没有跟你们打仗，怎么成了你们的俘虏？就因我穿着国军的衣裳、拿着枪？团长双手叉着腰，笑呵呵地说，那你自己说说，你是什么人？

跑这里来干什么来了？梁阿四耷拉下眼皮，说，我，我，我……押他的人说，团长，搞不好，是个当官的。他知道打不过我们，自己吓得先跑了。团长摆摆手，依然笑呵呵地说，国民党欺负你，又想家，就跑了？见梁阿四没搭腔，团长吩咐押他的战士弄些吃的来，又从旁边拿过一把水壶，递到他手里。这时的梁阿四已经一夜没睡，又走了那么多山路，饥渴难耐，拿起水壶咕嘟咕嘟喝了起来。待他吃饱喝足了，团长问他是哪儿人，一听地名，团长说，新四军在江浙一带转战多年，我们对那里的人民很有感情呢！我说，伙计，你一个人这么跑回家，也不是个事儿。这样吧，你加入我们的队伍，等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你再回家，好不好？见梁阿四不说话，团长说，我姓宋的不夸张地说，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等打完这一仗，我让你乘火车回家！老哥，怎么样？

梁阿四点点头，同意了。同时，他向团长交代了他那支国民党队伍在鸡冠村一带的布防情况。也因为有了梁阿四提供的情报，驻扎在鸡冠村的国民党一个旅被宋团长率领的一个团给歼灭了。

这仗虽然打完了，梁阿四却没有回家。

国民党队伍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打骂士兵、老兵欺负新兵早已司空见惯。这半年多来，梁阿四性情压抑，唯一的念头就是逮着机会逃跑。这个念头，初加入宋团长的队伍，也有过一阵子。但是通过解放军的忆苦思甜、端正入伍动机等一系列教育，同时感受到解放军队伍里头的官兵平等，他的心情爽朗起来。那次在全团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上，梁阿四诉完苦，宋团长称他不是“解放兵”（俘虏兵那时叫“解放兵”），而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好同志的时候，他竟激动得号啕大哭。充实到连队后，梁阿四担任了排长。他似换了一个人，训练、侦察、打仗样样走在前，还积极参加学文化扫盲。他想学好了文化，自己写信给母亲或家人，让他们放心，等打完国民党反动派就回家，好好种田种地，操持家务。

有了这个目标，梁阿四的智慧和勇敢发挥到了极致，在攻占安徽枞阳县铁板洲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居然歼灭了国民党一个连的顽军，全排荣立三等功。1949年的4月下旬，梁阿四随部队强渡长江，随即展开千里追击，挺

进浙赣线，解放 18 座县城。到了 10 月，宋团长带领全团向大西南进军。在友邻部队协同下，粉碎了国民党“川湘鄂边防线”，解放了重庆及川东地区。他还参加了成都战役，并按照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肃清辖区内匪患。

那时，梁阿四以为剿灭了土匪，他可以回乡照顾老母亲并娶寡妇成家了。然而，梁阿四清楚地记得，1951 年 1 月一个冬夜的黄昏，他所在的那个团紧急集合，急行军五六十里山路，在一条山口的简易公路边，全团都乘上了一溜卡车，连续跑了一天一夜到了汉口。此时，他知道自己的那个团要随主力部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一所学校的操场，全团肃立在那儿，只听宋团长说，美国鬼子在朝鲜屠杀朝鲜人民还不算，已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妄想扼杀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我们作为解放军，能答应吗？

操场上喊声震天：不能！坚决消灭美国鬼子！

宋团长大声说，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请举手！

梁阿四想都没想，立即举起了右手。

操场升起似丛林般的手臂。

宋团长叫了一声，好！接着，驻守汉口兵站的一位首长，对部队食宿进行了安排，并提出了相关纪律。

在西南剿匪的时候，梁阿四知道中国已组成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去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也会成为其中一员。那时，他的意志已十分坚定，早已把革命英雄主义扎根心底。面对即将赴朝参战，他没有一点恐惧，直到破旧的闷罐车将他们拉到丹东，穿起厚重的棉袄，在冰天雪地里不那么灵活地行走，他才感到眼前参加的这场战争必将艰苦。但他像庄稼汉准备收割成熟的稻子一般，往来于班排间，做些战前准备。没想到入朝后，参加的战斗，基本都是以上团以上为单位的作战。他记得 1951 年 4 月中旬，他们那支部队就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之后一年多的战斗中，梁阿四和战友们参加了进逼汉江、突破加里山，以及激战自隐里、金城防御作战等大小战斗上百余次，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1952 年 11 月底，梁阿四所在部队，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经艰苦奋战，恢复和巩固了阵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

势”。但在上甘岭战役中，梁阿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那里，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他左侧爆炸，有三位战友被炸得血肉横飞，而他被弹片击中多处。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被抬下阵地。经过了简单的包扎，他迅速被转往后方医院，并在丹东取出了身上所有的弹片。然而，他的左脚跟炸掉了，走路变得一瘸一拐。最要命的是一个弹片削进了他的下胯，严重影响了他的生理机能。

梁阿四出院后，被安排进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宋团长和思想转变快、打仗勇猛而已被提升为志愿军排长的黄得成趁回国，特意来看望了他。他歉意地对宋团长说，团长，我没有保护好战友和我自己，我恐怕不能冲锋陷阵了。宋团长握着他的手说，梁茂堂同志，你作战很勇敢，团里为你记了功。我们部队就要回国了，你愿意归队，我们欢迎。但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在家还定了一门亲，现在怎么样了？梁阿四这才想起，自己离家这么多年，一直没家里的音讯，本想学了文化给家里写信，也曾十分吃力地给家里写过信，却不知道家里收没收到。宋团长见他愣在那里，又说，我记得你比我小几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就成了家，第二年还有个白白胖胖的臭小子。我们革命为的是啥啊，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幸福安宁生活得先创造后代啊！

梁阿四点头称是，但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没有言语。

宋团长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你光荣负伤，正好有退伍的理由。如果你愿意，我立即批准你退伍。

那时，梁阿四的所在军有规定，残废了就可以回国娶媳妇。经宋团长这么一说，梁阿四放在内心角落的母亲形象即刻涌了出来，他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变得更加强烈。伤愈出院后，他在离医院不远的军部国内留守处办理了退伍手续。

从抓壮丁离家到退伍返乡，整整五年，梁阿四似断了线的风筝，音讯全无。这五年，正是国家战乱和政权更迭之年。梁阿四的老母亲在他被抓壮丁的两个多月后，离开了人世。梁阿四弟弟梁茂盛、竹子埭的街坊，还有与梁阿四定了亲的寡妇，都在等梁阿四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邻村几个与他同一时期被抓了壮丁的男人都回家了，唯独梁阿四没有半点音讯。梁茂盛向他们

打听过是否有他老哥的消息，他们说被抓去的那天，那些抓他们的人都是押着他们走的，一直走到了隔壁县的临水镇，就被分到各个连排班去了，谁也没跟谁在一起。到了队伍上，也不知道有个叫梁阿四或梁茂盛的人！他们猜想这梁阿四是被战争吞食了。也就是梁阿四参加志愿军赴朝抗美援朝的那一年，寡妇禁不住他人的劝说，向梁阿四的弟弟退还了定亲彩礼，重新择婿嫁人了。

梁阿四一瘸一拐又穿着一身志愿军军服突然出现在竹子埭是一个黄昏。一个被抓壮丁出去五年，音讯全无的人又回来了，这在江南一个平原小村引起了轰动，乡邻们奔走相告。那天晚上他家那两间破旧的檐堂屋里坐满了街坊邻居。他们嘘寒问暖，很想知道梁阿四被抓了壮丁后这五年来的情形。问答间，他们知道了梁阿四在国民党队伍里就投奔了革命，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梁阿四该是位战斗英雄！他们似乎都明白了他离家后没有音讯的原因了。那些心直口快的乡邻，使梁阿四在此时得知了他的老母亲的过世和寡妇的退亲与成婚。梁阿四只是微笑着啊啊地应答，从包里掏出路经上海时买的糖果和香烟。

夜色朦胧，乡邻散去。梁阿四拉过一直站在那儿凝视他的弟弟梁茂盛，说，茂盛，我记得你今年十六岁了。

梁茂盛嗯了一声，见梁阿四疲惫地站起来，他上前扶了一下，又转身进屋端来一盆热水。

梁阿四的父母生育了七个子女，有五个夭折，存活下来的只有梁阿四和老七梁茂盛。

梁阿四和兄弟梁茂盛喝着稀粥，梁阿四问梁茂盛，姆妈故世后，就你自己做饭？见梁茂盛点点头，他望望土墙上挂着的父母遗像说，现在是新中国了，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等你长大了，四哥帮你找个老婆成个家。

梁阿四放下碗，说，四哥，还是你先娶个阿嫂吧。

梁阿四说，你四哥年纪大了，不娶老婆了。再说，我现在成了瘸子，谁愿意嫁你四哥啊！

梁茂盛没吱声，望着梁阿四。梁阿四便问家里有多少田地，每年要交多少公粮，粮食够不够吃，互助组里有多少人家，怎么互助法……梁阿四知道了想

知道的，说，明天你领着我到地里转一转。

梁阿四抓壮丁走的那一年，他家只有一亩多薄田，两块岸地。一家子几乎是糠菜半年粮。1949年新的乡政府成立，竹子埭村也成立了农会，土地重新划分，按人口进行分配。当时农会也只考虑给梁茂盛一人的份额，梁茂盛不干，说还有他四哥。村里虽然猜测梁阿四离家后杳无音讯，有战死的可能，但竹子埭户多人少，与别的自然村相比，水田岸地较为富裕。看着梁茂盛眼汪汪地为四哥要地，农会的负责人梁柏松想到都是自族人，又跟梁阿四光着屁股一起长大，一旦他回来，再从分好的土地中匀出来更加难办。与农会其他几个人商量后，决定也分给梁阿四一份。梁阿四的土地当然由梁茂盛耕种着。

那日，梁阿四一瘸一拐地挑着一担粪往桑树地里去，竟把粪桶的粪水都晃出来了。听到背后有人唤他，梁阿四放下粪担。农会主任梁柏松赶上来说，阿四，你好歹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残废军人，大小也是功臣，看你这样瘸着脚做活，我心里总是闷得慌，以为人民政府的各级组织没有关照好似的。

柏松，我算啥功臣啊！想起那些被炸成肉浆的战友，我有今天已满足了。梁阿四抹着脸上的汗水笑笑说，柏松，我离家这几年，别人以为我死掉了，你怎么认为我没死，还分了我一份田地给我啊？

梁柏松说，你我都是玩尿泥长大的自族人，我早就知道你死不了。你忘了当年，我那瞎子老叔，对你和我又掐又摸了一阵，说我俩命大，能当官。

梁阿四说，你还真信啊！

梁柏松换了话题说，你得娶个老婆，给你做饭端水。

梁阿四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不想了。

你看我当年我妈给我找了个童养媳，至今儿子都十来岁了。梁柏松说，如果有合适的，我给你留意着。

梁阿四笑笑。那时男多女少，好像到处缺能做媳妇的女人。过了好几年，梁柏松也没有为梁阿四介绍过女人。1958年，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东风大队，原本分给每家每户的田地由集体经营与耕作，梁柏松安排梁阿四到竹子埭生产队的大食堂做饭。可那大食堂成立没几个月，又解散了。这时县

城正在筹建化肥厂，有个招工名额分到了东风大队。那时城镇工人的地位与国家干部相差无几。梁柏松不想让成了瘸子的梁阿四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已做了大队长的梁柏松力荐梁阿四去化肥厂当了工人。但没几年，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其他诸多因素，政府供不起那么多吃商品粮的人，提出精简城镇人口，号召工人和城镇居民下放或回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梁阿四在化肥厂做门卫，觉得回农村更能发挥作用，便第一个报了名，又回到了竹子埭。

与梁阿四生活在一个村的梁柏松很快知道了。傍晚的时候，他赶到他家，喘着粗气，瞪着眼望了梁阿四许久说，你赶啥时髦你！你为国家上过战场，政府缺你那口饭？你这一瘸一拐的，挑泥担水这种活儿，能承受得了多少？现在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报酬是记工分，算你全劳力还是半劳力？算你全劳力，怕没缺胳膊少腿的心理不平衡；不算你全劳力，我都替你抱不平！再说，这工分能值几个钱？你在化肥厂拿两个月的工资，在生产队起码得干上一年！还有，现在城乡都缺粮，你以为你回到了乡下能挖上野菜！

梁阿四坐在条凳上，勾着脑袋没吭声。听梁柏松讲完，他叹口气，慢吞吞地说，在粮店里常买不到粮食，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在乡下，随手抓把草根，也能填填肚皮，在镇上哪有草根！

梁柏松张张嘴，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转身走了。

这年年底的一天中午，梁阿四和梁茂盛正靠在破旧的八仙桌上吃饭，梁柏松跨进门来，瞅瞅他们碗里的胡萝卜，不知如何说好，所以表达的语气有些结巴：我给你，你，你们找了个女人。梁阿四和梁茂盛都惊讶地望着梁柏松。梁柏松用手点点门外，梁阿四透过门缝，见外面廊屋下有穿旧花衣的人，明白了八九分。那段时间，有外省的女人逃荒到这里，有姑娘择了人家，嫁在这里的已不是一个两个。梁柏松拉起梁阿四进了里屋，说，外面那姑娘，今天寻到大队部，拿着她老家开的介绍信，说想在这里嫁人，要我替她选择一户人家。我看那姑娘长得健壮，也很标致，我就想到了你！

梁阿四问，姑娘今年多大啦？

梁柏松说，她说她十八啦。人家可是黄花闺女！

梁阿四说，那岁数，我该是她叔呢！想想都缺德，作孽哦！梁柏松问，你

不要？梁阿四说，我要！我要让她做我弟媳。他看梁柏松有些犹豫，怕梁柏松将姑娘领到别的人家，转身出了屋。

大门边站着的姑娘，见是梁阿四出来打量她，周正的模样有些羞涩。梁阿四只睨了她一眼，招呼着要她进屋。姑娘机械地进了屋，抬起眼睑，看到正从条凳上站起来的梁茂盛，脸竟红了。此时，梁柏松正站在堂屋中间，和梁阿四看到了姑娘的表情，冲梁阿四笑笑，指着梁茂盛又对姑娘说，你看他怎么样？姑娘羞了个大红脸，眼睛扫向别处。

梁阿四后来断断续续地从梁茂盛那儿得知，这名叫潘子芳的姑娘娘家本有六口人，爹娘健在，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1961年的正月，才三岁的妹妹由于没粮又没有很好的医治夭折了。那里的土地贫瘠，加上连续两年的洪涝灾害，庄稼歉收，家家无米下锅，大队长号召大家自渡难关的同时，又要求每家一至两人出去逃荒。考虑到逃荒到外地怕被当地遣送回来，所在的生产大队又为愿意出去逃荒的人开了证明。大队长是潘子芳的父亲，他告诉潘子芳，他潘家上数四代，一直在杭嘉湖地区生活，那里土地肥沃，即使掉下一粒干瘪的种子也能萌芽，稻米、棉花、丝绸要多好有多好。只是由于战乱，他的祖上才迁徙到此。当潘子芳约了村里年龄相仿的玉芳、明芳两个姑娘一起准备出去逃荒的那天早晨，父亲拿着开好了的逃荒证明，给她们指明了杭嘉湖这个地方，似戏言却是苦涩地笑道，到了那里，有好一点的人家，好一点的小伙，就把自己嫁了吧。

潘子芳和玉芳、明芳两位姑娘一路风尘，终于抵达了父亲给她们指明的杭嘉湖地区。乞讨了几户几村的饭，发现此地缺粮也是十分严重，大多用瓜菜替代。不过，从湿润的土地和空气，以及人们的穿戴中，她们似乎看到了这里曾经的富足与未来的发展。她们嘀咕了好几天，与其厚着脸皮乞讨，不如自己把自己嫁了。好在这里的乡间，习惯了那些逃荒女人在此嫁人。当潘子芳她们把想在此嫁人的口风放出去后，竟有人追着她们做媒。当地人每次首先看中的是潘子芳。但她与玉芳、明芳都说好了，要嫁人得先让她们嫁了，才能轮到她。所以，面对媒人，她一直说自己已经嫁了人。待玉芳、明芳都落户嫁人后，那些媒人也不再从这个村追到那个村。尽管她有些失落，

但想到当大队长的父亲，她立即有了主意。她拿着介绍信跑进设在关帝庙里的东风大队办公地，看到梁柏松盘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翻报纸，她将介绍信递了过去。梁柏松看了一眼介绍信，又还给了她，说，你老家的凤冠大队真是×蛋，逃荒竟然开介绍信！潘子芳说，要是降生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逃荒啊！梁柏松说，你乞讨得上每家每户去，我这里除了报纸，没饭可吃。潘子芳说，我找你组织，是想在这里生活！梁柏松打量了她一眼，说，想在这里嫁人吗？潘子芳轻声说，请大叔替我选一户好人家。梁柏松一骨碌从椅子上跳起来，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她一番，又问了她的家庭和她一路过来的情况，认为该问的都问了，说，那你跟我走。你看中了谁，你就跟我说一声。

潘子芳死心塌地跟梁茂盛过了五年的光景，多年未孕的潘子芳终于有了身孕。梁阿四虽然是梁茂盛的兄长，却是兄长当父。也有可能自己因战争失去生育机能的缘故，他对弟媳的怀孕十分看重，这几年来一直在嘀咕却又不便多问。潘子芳怀孕的消息，是梁茂盛特意赶到养猪场告诉他的。那时他已在竹子埭养猪场当了饲养员。梁茂盛说，四哥，子芳有喜啦！正在扫猪圈的梁茂堂惊讶地望着梁茂盛，一会儿却是哈哈大笑，惊得猪们哼哧哼哧直转圈。他止了笑，又对梁茂盛说，兄弟，你们多生几个，送一个给我，让我这一脉也有个延续。这样，我也没白活一回啊！梁茂盛点点头。

梁阿四以为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下了，将来弟媳再生下孩子，就过继给他。然而，预料不到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一天中午，梁柏松来到养猪场，说县人武部来了电话，让他到人武部去一趟，有人要找他。梁阿四有些疑惑地皱了眉，自从复员回乡，人武部的人从来没有找过他，如今找他干吗？梁柏松说，该是你那些生死战友做了大官，想起你来，要见见你呢！梁阿四拍了一下腿。他复员后，听说他所在那个军移防到华东军区，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军区。南京虽然在江苏，但自己这块土地可属南京军区管辖呵！梁柏松看梁阿四眼睛都在发亮，说，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县城，也怪累的，要不要弄条船送你过去？梁阿四说，不用了。虽然我的脚瘸了，只不过走路难看，一旦走起路来，脚板比你的好使。

离开部队都十三四年了，谁还能想起我啊？一路上，梁阿四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宋团长。对，这宋团长蛮好的一个人，这十几年下来，该是个师长或军长什么的了。宋团长怎么知道我住在东风大队？这个念头一浮现，梁阿四迅即否定了，当年他们连敌人的情报都能弄到，打听一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梁阿四胡乱猜想就到了县城。他没来过县人武部，是询问着到了一条小街的院门口。临街的院墙外，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还打了红色的大叉。梁阿四认不了那么多字，瞄一眼院门柱子上的人武部牌子，张望了一下欲往里走，这时有个穿着六五式军装的人，从楼道里快速迎出来，并喊他老排长。梁阿四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下，立即认出来了：黄得成！黄得成握着梁阿四的手，又拥抱着他：老排长，这几年你辛苦了，你看你头发快白了一半了。梁阿四说，我老啦！当年，你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好像才十三四岁。黄得成说，老排长，里边请，里边请。

进了一间会客室，坐下后，两人还是激动地问这问那。聊了许久，梁阿四才得知黄得成是目前他所在地区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当年的宋团长早已转业在沪上担任一个什么委员会的主任。说到这里，梁阿四情不自禁地问，他现在挺好？黄得成站起来，将会客室的门关上了。告诉他，宋团长在年初被打倒了。他最不放心的是他那个儿子宋解放，十七八岁的人游来荡去的，怕儿子学坏了。想让他去支边，怕太远又人生地不熟的不学好，于是他们想让儿子插队到梁阿四生活的那个地方。梁阿四终于明白了黄得成让他到人武部来的目的，不由得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想到哪就到哪？黄得成说，上海那边的事情，宋团长的妻子会办妥的，我们不用管了。

复员都十几年了，宋团长还想着我！梁阿四清了清感觉有些堵的嗓子，说，只要宋团长他儿子到了我那地方，能关照的肯定关照好。黄得成说，有你这句话我算完成任务了。梁阿四说，只要你跟县里、公社打个招呼，就说把他安排到东风大队，这事儿就办成了。黄得成说，那没问题。

黄得成为梁阿四的茶杯续了水。梁阿四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东风大队？见黄得成笑笑，梁阿四也笑了。黄得成说，宋团长对你的情况都了解。当时他只考虑让你尽快复员成家，没有想其他的事情。后来，从医院了解到

你胯下受了伤，又没成家，他后悔当初考虑不周。如果不那么匆忙地让你复员，让你熬个干部转业，日子或许比现在好得多。梁阿四说，当时全国刚解放，好多政策没定下来，谁能想那么多那么远啊！黄得成问他生活困难不困难，梁阿四说，在乡下，好歹我还有个抚恤金，加上在生产队养猪场养猪有工分，生活过得蛮好！黄得成说，将来社会发展了，对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待遇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梁阿四忽然说，我弟媳快生孩子了！我跟我老弟说了，让他们多生几个，给我一个。黄得成眼睛有些发潮，装着没事儿的样子，又为梁阿四边续水边说，宋团长说了，他儿子宋解放放到你那里，就把他当成你的儿子一样看待，让他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

梁阿四哎了声，想想又不对，这宋团长的儿子怎么可以成为自己的儿子！梁阿四知道，这是宋团长在落难的时候，将儿子寄托给他的说辞。同时，他知晓像宋团长儿子宋解放这样的毛头小伙，在乡下成家立业也是不可能的事儿。

然而，梁阿四似乎命中注定有个儿子。

第一章

2012年暖春的一个中午，梁栋躺在一张白色塑料躺椅里。明亮的阳光透过枇杷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照耀着他，使他四十多岁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的双手捧着一本书，一目十行地翻阅着。这是一本类似于厚黑学的书。这种书籍，梁栋不曾买过，也未曾读过。但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梁秋秋前几天让他买一套中国四大名著的白话缩写本丛书。在买下那套丛书的过程中，发现书架上那本教人如何为官、为人、处世的书，他翻也未翻，鬼使神差地买了下来。这会儿，那套中国四大名著白话缩写本丛书搁在他身旁的白色塑料桌上。那套丛书的边上，是一只玻璃杯，杯内仅是嫩芽的绿茶冒着袅袅升腾的热气。

在一般人眼里，一个有了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硕士学位的人，对于为官用权、为人处事，自然已高人一筹了。然而，自从出任崇德市供电局局长，特别是面对当下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等系列性改革，他感到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改革的目的是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力是什么？最终还是人！这人要适应改革，必然触及利益。一旦触及利益，简单的东西也会复杂化！毫无疑问，这次顶层设计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仅是组织架构的重塑，也将是团队形象的重塑、企业精神的锻造，电网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县级供电企业的一把手，既是执行者，也是领导实施者。他似乎想从书本中找出使复杂、烦琐的问题简单化的办法。

把那本书翻了几页，梁栋叹口气，将书扔在白色塑料桌上，喝了口茶，又挑了本《三国演义》白话缩写本，躺在那里随手翻阅起来。此时，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一只似蜂似蝉的小家伙在院子里鸣叫起来。初始时声音微缓，接着便均匀又肆无忌惮。梁栋抬起眼睑朝头顶望去，那只他叫不上名儿的小家伙正攀在

枇杷树枝上，随着声声鸣唤，尖尖的屁股一翘一伏。这小家伙如果是蝉，该不会这个季节鸣唤；如果是蜂，又不会像蝉一样鸣唤。不知是孤陋寡闻，还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原本没见过的生物出现了，见过的生物却见不着了。他观察了它一阵，灵机一动，给它取了个蜂蝉的名儿。他为自己冒出的名儿沾沾自喜，蜂蝉却停止了鸣唤。他没再理会，眼睛又盯向书本。不料，连着的几滴水从蜂蝉的屁股尖掉出，正巧落在了他脸上。他皱起眉头，擤了一把脸，一个鲤鱼打挺，就站在了躺椅上。这时，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欲捕捉那只蜂蝉，而当他的手心伸向它的时候，蜂蝉突然飞走了。

梁栋跳下躺椅，拿起茶杯饮了一口。

院子五十来平方米，几乎被枇杷树遮满了。院墙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与东边邻居梁四毛钢筋涂铜围成的院墙相比，他家的院子显得有些土气。梁栋却是喜欢这种土气。不过，与目前现代结构的别墅相比，对院子后面两开间的前后楼，梁栋是不满意的。这栋房子建造时，竹子埭的房子都是这么个结构，都是那么大，考虑的是能养蚕、养猪羊或其他家畜，以及还有堆稻草及其他柴火的存放功能。如今竹子埭的所有农户已不再养蚕及猪羊。也因为竹子埭前边的水田里建起了一座水泥厂，大片良田减少，平均每户人家已不足一亩，靠每年水泥厂的地租，用于买粮。这种使农民失地而一些农民迫不得已接受的发展模式，梁栋觉得有些滑稽。但他不愿意多想多说这种事情。他需要关心的不是这些。

梁栋走进屋，找出把剪刀。

这房子，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梁家的祖居上建起来的。那时他参加工作才三四年，手头并不宽裕，但叔叔梁茂盛建议他将房子拆建了。

已没了父母，电校中专毕业后，分配在石苗市供电系统工作的梁栋，不曾考虑过在竹子埭建房，当时他打算在石苗市买一套房，虽然手中的资金距买房所需还遥不可及。他正暗恋并有意无意地在追漂亮的惠惠。惠惠正是叔叔梁茂盛和婶婶潘子芳的女儿。而惠惠面对他不敢挑明的追求，考虑到他和她之间不可能成为恋人有三个因素：一是她比他大一岁；二是他俩是堂姐弟；三是她正上学读本科，而他虽然已工作，毕竟是中专生。